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詩補傳卷二十五

宋 范處義 撰

變大雅

雲漢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内有撥亂之志遇災而懼側身脩行欲銷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

仍叔周之世臣也春秋書仍叔之子來聘即其後也宣王承厲王之暴虐如火之烈有撥亂之志而功未

立也遇災而知懼而患未弭也側身脩行而未成欲銷去之而未能天下何以遽喜其王化復行哉曰為天下君者以有民也厲王暴虐不恤其民豈能行王者之化哉宣王興起他雖未及施為首以百姓為憂可謂知本矣故天下已深喜之謂其能復行王化也昔春秋之時宋大水魯侯弔焉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為君憂拜命之辱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臧孫達曰是宜為君有恤民之心夫列國之公

子出其言善君子謂其可以為君然則宣王因旱而憂百姓王化復行何疑之有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壁既卒寧莫我聽

饑饉薦臻見在

雲漢天河也倬然昭明回曲見于天則非雨之候也宣王憂旱仰觀天象不見雨候故歎時人之無辜遇此喪亂饑饉也薦臻謂重至非一歲之旱也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故曰靡神不舉謂有其舉之莫

敢廢也三牲無所愛圭璧已畢陳神寧能莫我聽乎旱既大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宫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丁故蘊隆者暑氣蘊蓄隆盛蟲蟲然動而不舒也當此之時王不敢憚暑而殄絶精意之禋自郊至宫謂由郊壇至宫廟則天地祖宗皆奠瘞其禮物百神無不宗而尊之矣周家之祀莫重於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故舉其神之尊者曰后稷曰

上帝而訴之謂后稷既不能救我之旱上帝又不降
監我之誠與其耗斁下土寧使我躬受其患也
旱既大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
有孑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在雷
旱既甚而不能推知其故則徒有恐懼而已兢兢業
業則心動意懼如雷霆發於其前而不皇寧處也周
之黎民遭厲王之虐所餘已無幾又繼以旱則無有
孑然獨存者是天不以餘黎與我也天不遺與我以

民豈不相畏併與先祖之基業亦將摧敗乎曰靡有孑遺甚之之辭也

旱既大甚則不可沮在呂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

旱既甚而不可沮止矣赫赫而暴炎炎而熱措身無所矣國之大命亦不能遠矣靡有視我如此而顧念我者矣上章既於羣祀之中訴於神之尊者如后稷如上帝此章則又於羣祀之中舉其神之親者而告

之如雩祀之羣公先正宗廟之父母先祖是也案月令仲夏之月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羣公先正即雩祀之百辟卿士也宣王憂旱而祀羣公先正謂前日既能有益於民矣今乃不能助我乎父母先祖既能生我且以大統傳我矣今乃忍予受旱之禍而不救乎

旱既大甚滌滌(徒歷)山川旱魃(蒲末)為虐如惔(談)如焚我心憚(徒旦)暑憂心如熏羣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

我遯

旱既甚而草木焦枯水泉涸竭山川如洗滌然旱魃之神肆虐不已如火之惔炙如火之焚燎我心既已畏暑矣而憂心又如熏灼然羣公先正則不我聞知矣昊天上帝寧俾我遯去其位也不我聞怨辭也故不敢及父母先祖俾我遯遯辭也惟昊天上帝可以言此

旱既大甚黽勉畏去胡寧瘨都田我以旱憯七感不知其故

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暮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怒

旱既甚又以避去其位非人主之道故黽勉在位畏而不敢去也復自推求其故謂天何為病我以旱使我憯然憂傷莫知其故祈穀于上帝既為旱甚祭四方與社稷又不為晚奈何昊天上帝則不我虞度以我之敬恭以事明神宜無悔吝而遭此譴怒也言宣王之能自反如此

旱既大甚散無友紀鞫居六哉庶正疚救哉冢宰趣七口馬師氏膳夫左右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卬昊天云如何里

旱既甚而主憂國危羣臣朋友則分散奔走以救旱無復有統紀矣鞫窮也庶官之長曰正則既窮而無所措矣疚病也冢宰之率其屬則既病而不能興矣下至趣馬之掌馬政者師氏之掌失得者膳夫之供飲食者左右之與使令者靡人不周徧奔走無不能

止其庶事以懼禍謂羣臣如此則我之在尊位如何安處乎此所以仰天而訴之也里者所以安處也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古人葢以里為處也説者曰歲凶而年穀不登則趣馬不秣師氏弛其兵馳道不除祭事不縣膳夫徹膳左右布而不脩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其説亦本之詩意不能無少異姑存之

瞻卬昊天有嘒呼惠其星大夫君子昭假格無嬴盈大命

近止無弃爾成何求為我以戾庶正瞻卬昊天曷惠其寧

仰天而視之嘒然衆星之明則亦未有雨意也上章既言在朝之臣無不能止其庶事於是從而勉之曰大夫君子凡所以竭其精誠以望天之昭格者已無餘矣不可以國之大命不能及遠而遂棄其前功也謂當益勉求其昭假之道耳然我之此言非求為我一身之私蓋欲以定庶正未有天未悔禍烖未息民

未寧而庶官能定者也至是極矣故終始仰天而告之曰何時惠我以安寧乎仍叔此詩皆歷陳宣王憂民之意非序不能發明之熟味詩人之言所謂撥亂之志遇烖而懼側身脩行欲銷去之皆炳然可見惟王化復行乃言外之意是詩八章皆賦也

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襃服賞申伯焉

宣王中興之功其大者外則建國親侯内則任賢使

能故尹吉甫作崧高烝民二詩鋪張其事建國多矣莫重於申伯盖式是南邦方伯之任也任賢多矣莫重於山甫盖補袞之闕宰相之任也申伯入謝在先故崧髙作於前山甫徂齊在後故烝民實次之然則是詩生甫及申謂生山甫及申伯也說者泥唐虞之時姜氏掌四嶽之祀之說以為神祐其子孫在周有齊許申甫皆其後也遂以甫為穆王之甫侯申為宣王之申伯夫遠取穆王之臣以配申伯已非人情而

謂神尊祐掌祀者之子孫抑又近誣其失葢自以崧高維嶽為四嶽耳且方美申伯之賢而併言四嶽誠為迂闊近世儒者有援周禮職方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說者曰吴嶽也漢地理志右扶風汧吴山在西古亦名汧山鎬京宗周在雍州之境吉甫占土風而發詠指吴嶽而為詩謂高而且大者西周之嶽山故能降神而生賢其說誠足以破學者之疑而以甫為甫侯則不能為說亦考之不精耳且詩人吟詠

或兼言姓名或止言其字或言國而不及名或言名而不及姓如黄鳥子車奄息之類子車氏也奄息名也此兼言姓名也如燕燕仲氏任只之類仲戴嬀之字也此止言其字也如何人斯維暴之云之類暴國也而不及名如江漢虎拜稽首之類虎名也而不及姓今吉甫於申伯言其國於山甫言其字皆有義例近舍山甫而遠取甫侯理不可信況二詩作於一時崧高以申及甫爲嶽之降神烝民以山甫爲天之所

生其義既一而所謂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其事亦同安得遠取甫侯哉所謂在周有齊許申甫彼自為四姓如王風揚之水戍申戍甫戍許是也何與於宣王之中興哉意吉甫作崧高之時烝民之詩已萌其胄次故於首章併及中興之大臣後世文人多用此體如本朝蘇文忠軾作富韓公弼銘詩先言篤生萊公謂寇準也繼以堂堂韓公與萊相望盖二人之功同在北方而寇準以景德元年盟契丹富弼實生是歲

故軾謂天命則然人以為知言此其尤著者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

此章言周之嶽山既以為高而且大曰崧又以為駿大而上至于天葢詩人美申甫之賢故言其鍾秀之地亦極其高大曰降神云者謂神靈秀異之氣降而生申伯山甫也商頌美伊尹曰允也天子降于卿士亦此類也申伯為方伯於外山甫為宰相於内皆為

周之幹臣其衛上一也故曰維周之翰周室既有此幹臣故外侮不至故曰四國于蕃上澤不壅故曰四方于宣孔子閒居引是詩鄭氏釋之亦以爲仲山甫申伯必有據而云

亹亹申伯王纘祖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

此章以下則專述申伯之事詩人稱美人臣有卒章歸功於賢相如六月美吉甫而終之以張仲孝友謂

吉甫非有張仲在内則不能成功也有首章兼美於賢相如是詩美申伯而始之維申及甫謂申伯非有山甫在内亦不能成功也詩人之言豈苟然哉亹勉也纘繼也式法也申伯始以申國之賢諸侯入為卿士旣佐王有功王遂使繼其前日之事改大其邑俾邑于謝以為南國之式則方伯連帥之任也其營謝邑也特命召虎以卜築之役召伯旣告成則申伯之宅定矣於是申伯得以成此南邦之功而世守之也

此詩命召伯以定其宅徹其田畤其粻命傅御以遷其人錫鈎膺如同姓錫介圭以為寶皆異禮也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

民功曰庸徹什一之法也傅御猶侍御也私人則家臣也申伯之德固足為南國之式故王申命之可謂不忝矣是以詩人再言之明其稱也謂王命申伯於南邦非私恩也蓋欲因謝邑之衆大以表申伯有功

於民爾於是又命召伯為徹其土田而取其什一之稅命傅御為遷其私人以就其謝邑之居然則宣王之於申伯恩意可謂周洽矣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尺叔）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藐王錫申伯四牡蹻蹻（渠略）鉤膺濯濯（直角）

申伯之功指城謝之事也城謝之役經始於召伯而終成於申伯故曰申伯之功召伯是營黍苗所謂肅肅謝功召伯營之是也俶始也謂營謝自城郭始而

次及寢廟既成則謝之為邑藐藐然廣大矣而王所錫予者四馬則蹻蹻而高壯樊纓則濯濯而美澤曰鉤膺謂鉤樊纓也周官金路鉤樊纓九就同姓以封錫申伯以此異禮親之如同姓也

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往近王舅南土是保

此章詩人道申伯行王臨遣之辭也故曰往近王舅謂往之之日已近也路車即上章所謂鉤膺也乘馬

即上章所謂四牡也謂圖所居莫如南土者侈其惠也錫以介圭亦異禮也周官介圭天子所服故雖錫之特用以作其國之寶耳韓奕言以其介圭入覲于王正謂獻其方物有介圭焉以脩覲禮亦非韓侯所自服也往近王舅以見上顧戀之意既歎其將行又祝其永保有南土也說者以申伯為宣王舅其後幽王亦娶申后疑周之世姻也

申伯信邁王餞淺賤于郿亡悲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召

伯徹申伯土疆以峙直紀其粻張式遄市專其行

此章詩人道王臨遣申侯之辭也曰信邁謂令信往南國矣曰誠歸謂令誠歸南國矣皆以見欲延留而不能之意其信往之始王則親與之飲餞于郿之地其誠歸之後王又命名伯用什一之所取以為儲峙餱粻之備二者皆異禮而恩意優渥有加無已故申伯不遑自安用是速往于謝恐有要君之嫌然則申伯可謂善處矣說者乃謂王之數留疑於行之不果

非也宣王申伯君臣之間豈若是歟

申伯番番波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吐丹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

番番勇武貌嘽嘽聲衆貌申伯入謝氣象如此其武侍御如此其衆周人皆喜相謂曰汝有良翰矣謂其足以為周室之幹也申伯至此豈不顯乎尊為王之元舅而資兼文武皆足為法可謂光顯也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汝又此萬邦聞于四國吉甫作誦

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柔雖臣道然專於用柔非善也故申伯之德曰柔惠且直山甫之德曰柔嘉維則盖惠者順之至也嘉者美之至也柔惠順矣不濟以直是妄從人者也柔嘉美矣茍過乎則是失其性者也二者皆不足為善今申伯之德以柔惠為本而行之以直則萬邦雖衆無不揉服而四國雖遠皆有令聞盖以己之德能柔而直故人亦順其柔惠而譽其直也吉甫作此詩使工

歌誦之其言雖爲甚大其風則肆而美詩孔碩則足以鋪張其德風肆好則足以感動其心以是而贈申伯可以無愧蓋吉甫自謂非己不能言申伯之德非申伯不足稱其言也以其言可以動人則雅有風之體故謂之風是詩八章皆賦也

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張仲興焉

崧高烝民二篇其詩曰以贈申伯曰仲山甫永懷乃是僚友相贈遺之詩序皆曰美宣王何也蓋内外之

臣非見知於人主而任用之專則功何由而成名何由而遂此所以美宣王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一山甫獨專其美蓋中興賢相山甫爲冠諸臣皆不及也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夷好呼報是懿德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

物者性之善也則者不可過也所謂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也仁人過乎物則兼愛矣孝子過乎物則滅性矣書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不曰善

而曰衷蓋衷中也不使之過所謂受中以生是也民之秉彛所謂若有常性人能順其常性則自然知好德矣孟子引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彛也故好是懿德此孟子發明性善之說本孔子之遺言與詩書相表裏所以度越諸子也是詩將以美山甫之賢謂天監視有周之德其明甚至故保佑宣王為生賢佐而先言人之性善何也蓋詩人之意謂山甫之好懿德亦人性之常也他人不

能有其常性故不知好德山甫之知好德亦秉彞之
民耳遂為周之賢佐亦與孟子論伊尹為天民之先
覺謂伊尹覺民之道亦天民之固有伊尹獨能先覺
故能覺後覺也下章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
圖之維仲山甫舉之亦與此意同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
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
柔嘉維則所謂不過乎物也柔而過乎物則為六極

之弱失其性之善不足爲美矣惟其體人臣之柔德而不至於過故外雖令善其儀色而中不忘於恭敬事雖必法於古訓而身不敢忘其威儀山甫之德如此所以能奉若天子之明命而使之賦政于四方皆不過乎物之效也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壁）纘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

百辟百國之君也纘繼也戎汝也山甫其周之世臣

歟其德足以爲百辟之法亦繼汝祖考之舊也用世

臣以當國故能保王之身體傅王之德義出則承而

布之納則行而復之譬之喉舌言之所由出也山甫

能宣道王命如此故以之賦政于四方莫不發而應

之也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鄙仲山甫明之旣明

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上章言山甫能宣道王命故此章言宣道王命之實

肅肅嚴也若否猶言順否謂有便有不便之類也王命之嚴大臣固當將而行之茍明不足以知邦國之情順之與否則必有拂人情不可行者矣既明足以察人情之從違則於奉行之際必有取舍務在曲當而後已此王命所以必行人情所以惟允也夫明足以察人情之從違則明可謂哲矣明而至於哲上而王命則行而無壅下而人情則允而無怨大臣保身之道孰大於是異於區區全身遠害者而山甫之心

不敢恃此以自足猶能蚤夜以思恪勤不怠惟恐於

事君之道有所未盡此山甫所以為賢歟

人亦有言柔則茹汝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

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　人亦有言德輶如毛

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袞職

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此二章皆舉時人之言以發明首章之意上章謂人

之有剛有柔所謂善也柔至於無不茹而納之剛至

於無不吐而拒之是過乎剛柔者也惟山甫知有物
必有則故柔亦不至於無不茹剛亦不至於無不吐
所謂不過乎物者如此故其見於接物鰥寡且不侮
之安有用剛之過彊禦且不畏之安有用柔之過此
發明天生烝民有物有則也下章謂德輶如一羽若
甚易舉也而莫有能舉之者我儀則而圖謀之維山
甫乃秉彛之民故能舉是德惜乎莫有助之者衮上
公之服也喻宰相之職他人既不能舉德則於衮職

未免有闕失之事維山甫有德足以當其任故於袞職能彌縫之以補其闕失此發明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也或以袞爲指王者非也上既言王躬是保何爲又言補王之闕失九罭曰是以有袞衣兮指周公也韓奕曰玄袞赤舄指韓侯也詩人嘗以袞指大臣未嘗以袞指王者況言袞而加以職亦非王者之稱謂也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接在每懷靡及四牡彭

彭八鸞鏘鏘七羊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此章言山甫被命城齊而祖祭之日四馬則業業而震動征夫則捷捷而敏疾恐不及於事迨其既行則四馬彭彭而張盛八鸞則鏘鏘而和鳴皆知王所以命山甫城彼東方之齊者蓋將以固吾圉故吉甫因人情之樂而記之

四牡騤騤求龜八鸞喈喈皆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此章言山甫既城齊而歸而四牡猶騤騤而彊八鸞猶喈喈而和以明役不久而告成故曰式遄其歸言其疾也吉甫作此詩使工歌誦之其言之美足以感發人心穆然如清微之風化養萬物故山甫聞其言永懷於中足以自慰而不能忘也說者謂城齊蓋去薄姑而遷臨菑也或以史記世家考之治臨菑乃獻公夷王時也竊意夷王時雖遷而城郭未為周備故宣王城之者歟是詩八章皆賦也

韓奕　亦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

大雅美宣王詩五篇外而方伯内而宰相如崧高烝民則既言之矣韓奕錫命韓侯則為崧高之類蓋亦建國親侯之事也江漢命召虎平淮夷則為烝民之類蓋亦任賢使能之事也四詩皆出尹吉甫一手故其序如此常武一詩乃名穆公於既平淮夷之後慮宣王狃於一勝窮兵不已故因以為戒雖均為美詩而常武深矣說者謂錫則錫之以物命則命之以政

分而為二此鑿說也春秋莊公元年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文公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則錫命云者天子寵諸侯之事也春秋不言其物而詩人言之蓋詩人之言侈上之賜也春秋不言以王命為重也蓋申伯之鉤膺介圭韓侯之鉤膺鏤鍚皆典禮也所以旌有功後世乃竊錫命之美名為九錫之篡且無取弓矢圭瓚之屬雜以不臣之禮與誦詩發冡者何異昔周公有人臣不能為之功故成王賜以人臣不

得用之禮樂持正論者猶謂周不當賜魯不當受使周公無恙必有辭以處之蓋名分之嚴聖人尤致其謹人臣不得用之禮樂旣非周公之志則謂成王以是祀周公惟周公之廟可用羣公之廟不得而用亦非通論也豈有生旣非其志殁則享其祀由是言之所謂周不當賜魯不當受蓋知禮矣孔子入大廟每事問非不知而問也微意蓋在於人臣不得用之禮樂也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纘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共恭爾位朕命不易榦不庭方以佐戎辟壁

古旦

梁山在古韓國之地禹貢言壺口治梁及岐蓋壺口在冀州言禹之治水自壺口始由梁山以及岐山也孟子言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蓋邠在梁山之東岐在梁山之西言大王去邠過梁山以及岐山也韓非六國之韓乃武王之後左氏傳所謂邘晉應韓

也後爲晉所滅則梁山又在晉矣故爾雅曰梁山晉望也桒九域志同州韓城縣古韓國也梁山在焉左氏傳言晉梁山崩是也梁山其大奕奕而其下則道路倬然而顯明葢將言韓土之美因思禹去水之害而後梁山始可以爲田尤可思也故曰維禹甸之韓侯之受命于此也王親命之曰其繼汝之祖考無廢我之命能蚤夜不解怠虔固恭謹以在位則我之命汝亦當久任責成不輕變易不特用以捍禦不來庭

之方國亦以佐助汝為君之道也韓既為姬姓之國則為諸侯非一世矣故宣王舉其祖考而命之

四牡奕奕孔脩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簟茀(弗)錯衡玄袞赤舄(昔)鉤膺鏤(漏)鍚(羊)鞹(若郭)鞃(若弘)淺幭(莫歷)鞗(條)革金厄

韓侯乘奕奕之四牡甚脩長而張盛盖不言其人而稱其車馬美之至也介圭王者服御之重器韓侯以是脩覲禮亦美其能尊上也案禹貢雍州厥貢球琳

琅玕古韓在雍州之地雖曰韓侯貢其方物然如介圭至重而可寶亦不易得故詩人美之韓侯之入覲既知尊君親上有功而無廢禮故王之錫韓侯其儀物亦爲甚盛淑善也交龍爲旂綏大綏也謂注旄於竿首爲貴賤之章表故曰綏章此言旂之美也簟茀者漆簟以爲車之藩蔽錯衡者錯置文采於車之衡此言車之美也玄衮者以玄帛爲衣而畫以衮龍赤舄者赤色之屨舄此言衣用上公之制也鉤膺者馬

之膺以金為鉤而加以纓金路之鉤樊纓是也鏤鍚者馬之額飾以金在眉之上玉路之鍚樊纓是也此言兼用金玉二路之飾也鞹鞃者鞹革也鞃軾中也謂以去毛之皮施於軾之中央也淺幭者淺虎皮淺毛也幭覆軾禮記作辟謂以有毛之皮覆蓋於軾上也鞗革者以革之鞗為轡首也金厄以金為小環纏搤之也此言車馬之飾無不備者衆巾車五路之制金路無鍚有鉤今曰鉤膺既用金路之飾又曰鏤鍚

是薦玉路之飾也可謂異禮矣然用以賜人臣故不嫌於厚若王者服御則不可參其制也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其殽維何炰鼈鮮魚其蔌維何維筍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籩豆有且侯氏燕胥

此章言韓侯既朝于京師其反于韓也有祖道犯軷之祭其出宿于屠之地也王之卿士有顯父者為飲餞之禮酒則用百壺言其多也殽則有魚鼈言其旨

也萩則有筍蒲言其時也又贈所乘之馬大路之車以將其厚意盖上章言王之所錫皆車馬之飾以章其異禮此章專言車馬乃朋友之贈遺孔子在鄉黨朋友之贈雖車馬非祭肉不拜則知古之人臣有相贈以車馬之義籩豆有且者謂既有而又多言飲餞之籩豆其盛如此而諸侯之在京師而未去者來與飲餞皆燕樂也覲禮稱來朝之諸侯皆曰侯氏

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

符云 俱衛

里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大計從之祁祁巨移
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

此章言韓侯既覲而還遂以親迎也汾王厲王也王流于彘在汾水之上故以為汾王也猶晉侯居翼謂之翼侯晉人納諸鄂謂之鄂侯鄭叔段居京謂之京城大叔及出奔共謂之共叔也又楚人謂王不終者為敖葬郟者曰郟敖葬訾者曰訾敖其汾王之類乎說者以莒郊公犁比公為比非也案左氏傳莒夷無

謚於是有犁比公郊公茲丕公著丘公皆以號為稱與汾王以地為稱不類矣蹶父卿士姞姓也韓侯親迎于蹶里百兩彭彭而張盛八鸞鏘鏘而和鳴其光華豈不顯乎此諸侯親迎之禮也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皆有娣姪故言諸娣從之祁祁如雲之貌而衆也韓侯望而視之爛然盈蹶父之門蓋合迎送而言之也

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為（于偽）韓姞（共一下同）相攸莫如韓樂孔

樂韓土川澤訏訏（況甫）魴（房）鱮（序）甫甫麀（憂）鹿噳噳（愚甫）有熊有羆有貓（如字又武交）有虎慶既令居韓姞燕譽

此章言蹶父甚武健嘗將王命而行諸國陰為其女視其所居以韓國為最樂其所樂者何以言其地則川澤訏訏而大以言其物則魴鱮甫甫而美麀鹿噳噳而衆有熊羆焉有貓虎焉庶類既蕃則居可樂矣慶喜也令善也喜其居之善也韓姞於是燕安而稱譽其韓土之樂也或曰熊羆與虎皆鷙獸也足為人

之患而韓土乃以為樂何哉曰詩人之詠取其物之蕃以驗其土之美故雖摯獸必深山大澤而後生焉天地之間安能決擇必生瑞物故雖治世有麟鳳亦有梟獍有芝草亦有鉤吻所貴於人者能制其惡使之不為患耳非能絕其類使之不生育也摯獸雖猛苟有機穽罔罟之屬以禦之適足為用故熊羆之皮可衣而其肉可食貓以食田鼠虎以食田豕豈不樂哉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武伯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畝實籍獻其貔毗皮赤豹黄羆

溥大也燕召公之國也以燕師而城韓雖不可考然中伯之宅亦名公之所營安知韓初封時非王命燕師徃城之邪春秋之時城邢城杞之類皆霸主合諸侯之力為之豈非尚存先王之遺制邪所謂以先祖受命即指韓初封也是時因百蠻肆擾周王於是錫

韓以追貊之地奄者撫而有之也如後世羈縻化外之郡帥府領之是也韓既奄受北方之國為之方伯於是實墉則脩其城實壑則濬其池實畝則治其田實籍則正其稅又貢其北國之所有貔之似虎者豹之赤者羆之黄者皆奇獸之皮也用以獻于天子此皆追記韓初封時事以為韓侯之寵也蠻夷可以通稱北可稱蠻猶西可稱夷也貊為北方之國先聖有蠻貊之説追為北方之國始見於此詩六經之所存

學者必欲求他證何其惑邪是詩六章皆賦也

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

召穆公虎非將也平淮夷亦非專於用兵也其詩無執訊獲醜之事曰來求求其巢穴也曰來鋪陳其師旅也四方遂爾平王國遂爾定一時無有爭戰之患王心身安逸之休嗚呼孰謂宣王命召虎平淮夷乃與帝舜命禹征有苗之事相類來求來鋪與舞干羽何異既平既定與有苗格何異序詩者謂能興衰撥

亂信可羡也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吐刀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旟匪安匪舒淮夷來鋪

江漢常武二詩皆言淮夷是詩言江漢之滸淮南之夷也若淮北則非江漢所由入之路矣常武言省此徐土淮北之夷也若淮南則徐土非接聯之地矣江漢雖因所見以起興亦以喻王師如江漢之流不可犯也浮浮言江漢東流之貌滔滔言武夫衆往之貌

武夫指士卒也出我車謂戎車也設我旟謂鳥隼也車旟指將帥也士卒則曰匪安匪遊謂非敢安然來遊以淮夷之故來求其巢穴耳將帥則曰匪安匪舒謂非敢安然舒緩以淮夷之故來陳其師旅耳來求來鋪而淮夷遂平可謂有征無戰矣

江漢湯湯書羊武夫洸洸光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湯湯流溢貌洸洸武悠貌詩人見江漢之湯湯謂武

夫之洸洸實似之王師之出不專誅討一施經營遂告成功四方旣已悉平王國庶幾底定時無爭戰之事王心所以安也

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

江漢之濵乃王命召公陳師之地也召公豈專為征伐哉式辟四方則為之正其法度也徹我疆土則為之治其田賦也非以病之亦非以急之使王國咸取

中焉疆理之政暨于南海則淮夷固在其内是乃服淮夷之道與專以兵威服之者有間矣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

旬徧也周徧以撫其民也宣布也宣布以廣其澤也王之命召公者其意宏大如此可以無愧於文武矣猶稱文武受命召虎之祖康公實為幹臣今爾既為康公之孫亦當以康公之事文武者事我無以我為

小子不若文武而不似續康公之功也肇始也敏疾也公事也自今以始能敏疾汝之事我用是錫汝以福爲之報也蓋言宣王自謙而勉臣下之言如此

釐(力之)爾圭瓚(才旱)秬(巨)鬯(勑亮)一卣(酉)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此章言錫福之事也釐分也卣尊也分以圭柄之瓚副以秬黍之酒使爾得以告于文德之祖謂康公也君之祖曰文祖臣之祖曰文人不敢同於君也錫山

土田于周受命自名祖命此言周之錫山川土田於名公之國舊矣自周受命之始爾祖康公已被此命今又得圭瓚秬鬯以告之是重有寵榮也召虎稽首拜上之錫無以論報惟稱君壽考可以見區區耳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此章言報君之事也對荅也揚稱也休美也考成也召虎何以報上惟荅揚王之休命作召公已成之事

業是乃報上之實也召公之事業既成惟祝天子壽考萬年以享其成此忠臣孝子之心也此詩主於平淮夷故卒章因以進戒謂武功固成不可恃也所願明明天子在上令聞垂於無窮矣陳其文德以和洽此四方之國則功德兼隆矣昔有苗逆命益有惟德動天無遠弗届之言舜誕敷文德而有苗遂格今淮夷既平吉甫陳矢其文德洽此四國之戒何也帝者專尚文德而後武功王者則陳文德以濟武功此其

所以不同與是詩後三章所陳乃君臣相戒飭之辭且明施報之義後世爲彜器之銘識往往多竊取其辭未必明其義如載敦銘云載拜稽首對揚王休用作朕文考寶敦蓋不知作名公考之說故用爲祖考之考學者不當反執此器以疑經試以是思之是詩六章皆賦也

常武名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爲戒然凡詩無其文特立名以命篇其義深矣常武作於名

穆公盖取前篇尹吉甫所詠矢其文德之意前篇假虎拜稽首爲辭謂武功不可恃必矢文德而後洽四國故穆公承其意爲是詩而立常武之名謂德可常而武不可常有德矣固可以立武苟狃於一勝以武爲可玩而怠於進德則前功或廢故德以有常爲美而武功雖已立不可忘戒也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泰下同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脩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

赫赫明明大宣王命将之光顯也宣王所命之卿士論其世則以南仲為大祖官則大師字則皇父也皇父既為文王時名臣南仲之後宣王復命為將可謂光顯矣至幽王時猶為卿士十月之交所謂皇父卿士是也皇父在宣王時雖已為三公未有顯過故詩人美之至幽王不自為政皇父乃專權竊命為一時羣小之宗詩人刺之不一而足何一人之身先知後愚由上之人御得其道與失其道之異也豈不為後

世之永鑑哉皇父為將既能整治六軍以脩戎政又能敬其事戒其徒使不為侵暴以惠此南國之人可謂有將之才不忝乃祖矣豈非宣王善御以致之歟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

尹氏周世卿也在幽王時小雅或謂之赫赫師尹或謂之尹氏大師則尹氏後亦為三公矣王者出師元帥則王親命之司馬以下則使尹氏選舉而後以王

命授之宣王既命皇父爲元帥故謂尹氏命程伯休父爲大司馬葢使之左右陳其行列掌師旅之戒令司馬之職也於是循彼淮涯以視此徐土或曰徐土或曰徐國或曰徐方皆言淮北之夷也既爲視民之疾苦而來豈宜復自久留處其地故速斂兵而退使三農之事無所妨而就其業也三農或曰原隰及平地或曰上中下農夫不若以三時務農爲三農與不久留之意合也

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騷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

始者大師皇父奉王命出師人見其赫赫然而顯明業業然而震懼皆曰天子之命其嚴如此乃使之舒徐或保而守之或作而行之非有所紹而急非有所遊而緩既入其徐方之地第見彼人絡繹於道騷動而不寧夫絡繹而騷動固我師有以震驚之也心既不寧則視我師之行如雷霆之作於上莫有不震驚

者葢以虚聲懼之也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闞（呼檻）如虓（火交）虎鋪敦（如字）淮濆（符云）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

上章言人心之震懼此章言王命揚其威武有所奮擊則如震雷之怒無不摧仆進虎臣而鏖戰闞然如虓怒之虎莫之敢當鋪陳敦厚之師於淮涯之上就執其衆虜於是淮浦截然不可犯人以謂真王師之所處異於如兒戲者矣

王旅嘽嘽吐丹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緜緜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

嘽嘽衆喘息貌以見其盛而不譁也王師能如此故師之所處如飛翰之不可襲如江漢之不可犯如山之苞則其本不可揺如川之流則其勢不可禦緜緜則續而不絶翼翼則整而不亂不測不可知也不克不可勝也所以能大征徐國以全取勝也詩人極形容之言不一而足如飛如翰止言羽翰之飛若所謂

鴻毛遇順風是也一句雖有兩如字乃古文之一體若如震如怒亦一謂如震雷之怒擊耳必欲分為二事非善讀詩者也

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

前數章所稱宣王之用兵盛矣美矣而非常武之所尚也召穆公之意謂德為可常武不可黷故先極言其盛美以滿宣王之欲卒章乃陳警戒之言故其言

易入也後之為辭賦者或竊取其義而學者以曲終奏雅勸百諷一譏之是不知其得古詩人之遺意也猶道也允信也塞充實也王猶允塞所謂常德也徐方之來歸豈專畏宣王之兵威哉亦以王猶允塞之故蓋得惟德動天無遠弗届之意曰既來美其始來也曰既同美其畢來也徐方畢來固可以言天子之功然豈易致哉以經營四方咸得其道四方既平矣徐方乃造天子之庭蓋淮夷尤為狡詐故來歸獨後

於衆國彼狼子野心叛服不常今雖不敢回違固不可保其往也王曰還歸言必振旅而歸益常厥德乃可杜後患耳警戒之言若緩而甚切非穆公之賢不及此也是詩六章皆賦也

瞻卬仰下同

凡伯刺幽王大壊也

凡伯為板之詩以刺厲王有曰老夫灌灌又曰匪我言耄已非少壮矣今歴年既久又刺幽王大壊則非板之凡伯明矣凡為周同姓之國豈非入為卿士㡿

瞻卬名旻二詩蓋板之子若孫也厲王大壞始病者也幸遇宣王之良醫幽王大壞再病者也平王乃庸醫耳周室殆不可為矣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填知隣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定士民其瘵側界蟊牟賊蟊疾靡有夷屆罪罟不收靡有夷瘳勑留

昊天望其明也瞻卬而呼窮則反本也先陳其意而後呼天以告亂猶未甚也遽呼昊天始言其情則心

愈急矣此亂之極也惠養也塡塞也瘵病也厲凶也夷平也屆止也瘳愈也謂天何不惠養我乎使我甚抑塞不皇寧處也今天之降此大凶厲庶邦無有安定爲士者爲民者俱病矣而小人爲惡以蠹民如食根之蟊食節之賊以病禾者猶未平猶未止也國之刑罰以罔罟斯民者猶未收也病安得平而愈乎

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說他活

此章言國之罪罟不明如此夫刑罰清則民服今國之罪罟無故而興削其地是土田彼所宜有而上自有之也無故係累其民是民人彼所宜有而上奪取之也無罪者乃拘囚之有罪者乃脫出之刑罰不中如此何所措其手足哉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為梟古堯為鴟處之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

此章言幽王之亂皆生於褒姒因言男子有智者乃能成人之國女子有智者適足敗人之國懿美也以哲婦為美而尊寵之必為梟鴟之惡盖二物皆陰類也長舌猶多言也婦人之多言必為亂之階梯與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同意故亂非自天降也由婦人而生也婦寺類也婦人與宦寺之所為皆不俟教誨而能謂人人相似也幽王既喜婦人必喜宦寺豈非以其同類乎

鞫人忮忒<br>（之豉）譖始竟背（佩）豈曰不極伊胡為慝如賈（古）三倍（蒲罪）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此章言婦人之患最為窮極而不知止也鞫窮也心忮害而多變忒所以能窮人也始則譖毀之終竟棄背之豈不曰已極哉何為尚作慝惡而未已也蓋君子與婦人固自各有其職售物而謀三倍之利商賈之事也而君子識之猶婦人不當與公事乃休其蠶織也蓋為君子而貪三倍之利為婦人而與公家之

事此心豈有厭足哉

天何以剌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弔（如字）不祥

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似醉）

剌猶責也富猶福也介狄猶言大戎賊也謂天何以責王神何以不福王以王惟婦人是信而不用善人是舍大戎賊而不治維予之善類則皆忌之曰此天所以不弔我民多降不祥王忝何不恐懼脩省謹其威儀以弭天變乎所謂謹其威儀如側身脩行無敢

戚豫是也今善人皆喪亡無有為王之輔者邦國殆

盡病矣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

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

上章既言天降不祥善人亡去故此章申言之謂天

降禍以及人猶罔之取禽獸優猶多也幾猶危也天

禍既多危故善人多罹其禍而喪亡詩人愛君憂國

豈不憂思至於悲傷乎意作此詩時見善人喪亡之

多人以為天之降禍而罔取之故有是言也罔與罟同

觱必沸弗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藐藐亡角昊天無不克鞏無忝皇祖式救爾後

檻泉從下湧出之泉也其源之來為甚深遠喻我心之憂其所從來亦非止今日故其憂源源未已亦如泉也所可嘆者適今值禍亂耳若禍亂在我之先或

在我之後則憂固可免矣遂嘆昊天雖藐藐高遠然未嘗不仁愛人君無有不能鞏固我國之理王誠率德改行無忝於皇祖今雖禍亂已至尚可用以救後來也傷其大壞尚欲救之此詩人所以為忠厚歟是詩七章卒章興也餘皆賦也

召旻（召巾下同）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

謂天曰旻固取其有閔下之意說者皆疑詩序言閔

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以為行辭然是詩卒章實曰昔

先王受命有如召公又曰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

有舊則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正詩意也命以召旻

恐亦以此彼小雅有小旻乃為大雅而設耳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瘨都田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圉魚呂

卒荒

謂天曰旻本望其閔下今乃疾用其威虐益厚降喪

亂病我以饑饉使人民卒皆流移内而我居之國中

外而邊圉之四境卒皆荒蕪空虛豈非疾用其威虐乎所謂閔下者安在哉

天降罪罟蟊賊内訌戶工昏椓丁角靡共恭潰潰回遹聿實靖夷我邦

前篇言罪罟不收國之罪罟也此詩言天降罪罟天之罪罟也降與降罔同義小人蠧國如蟊賊者旣訌潰於内以惑人主而被宫刑為閽人謂之昏椓者亦不共其事皆潰潰敗亂其職以邪僻相述安然夷滅

我邦而後已詩人以小人與宦寺用事為天之降罔

謂天實使之無所歸咎之辭也前篇言婦寺即此篇

所謂昏椓也昏與閽通椓謂椓其陰書所謂椓黥是

也靖安也菀柳曰俾予靖之亦謂安以待之也

臯臯羔訿訿紫曽不知其玷丁簟兢兢業業孔填知隣不寧

我位孔貶

字書曰禮祝曰臯登歌曰奏臯之言告也訿之言毁

也此章君子小人並仕於亂世小人則臯臯相告訐

訿訿相譖毀不自知其玷缺君子則兢兢然戒謹業業然危懼憂思甚抑塞而不遑寧處也夫世治則君子以在位爲榮世亂則君子以在位爲耻與小人並立於朝則貶辱甚矣蓋耻之之辭也說者以皐爲緩文義不通且詩無緩意

如彼歲旱草不潰戶對茂如彼棲西苴七如我相此邦無不潰止

潰敗亂之貌庶草固茂矣當旱歲則暵乾無不潰敗

其茂者旣失其茂則枯槁無潤澤如木上之棲苴無復生理也詩人言此皆甚之之辭謂視旱歲之草豈不潰敗其茂如視此邦之人亦無不潰敗其止者止謂居止也潰止則不能安居矣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疏斯粺皮賣胡不自替職兄況下同斯引

此章歎昔日之富不如今時之病今時之病未有若此之甚也替廢也職主也彼小人宜食疏糲者乃食

此之精粺謂小人食君子之祿何不自廢退猶主職其事兹若是其引長也説者曰踈糲米也米之率糲十粺九鑿八侍御七又九章粟米之法云粟率五十糲米三十粺二十七鑿二十四侍御二十一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溥斯害矣職兄斯弘不烖我躬

此章池泉之喻盖論國體也頻水涯也中水源也池之所以竭者由其涯之踈漏也泉之所以竭者由其

源之也泄也今池竭而不言自頻泉竭而不言自中是不知弊端之所由失其救獘之道終於竭而已矣以喻幽王之為國外則不固其隄防内則不窒其倖門溥徧也今既徧有此内外之害矣而小人主職其事者茲若是其廣大我躬指王身也欲裁不及於王身得乎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

此章傷幽王土地人民日以削小僅守畿内近地耳故有闢國蹙國之言先王受命謂文武也召公謂康公也召公能使教明於南國化行於江漢是日闢國百里也幽王用非其人四夷交侵中國背叛是蹙國百里也於乎哀哉悲傷之極也既悲傷之又思有以救之在用舊德之人耳維今之人豈不尚有舊德者乎何為不用也凡伯愛王之至故責王之深如此是詩七章其四章比也六章興也餘皆賦也

詩補傳卷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補傳卷二十六

臣永瑢恭校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助教臣黃昌禔

謄錄監生臣孫國鑑

詩補傳卷二十六

宋 范處義 撰

頌

頌專於美功德以告神明而周頌有助祭謀廟進戒求助之詩似若非為告神明而作意者詩樂章也凡詩皆可歌以為樂如美其助祭是以助祭之事告之神明也美其謀廟是以謀廟之事告之神明也美其進戒是以進戒之事告之神明也美其求助是以求

助之事告之神明也由是言之則頌者用於天地宗廟詎敢有虛美哉惟魯頌多祈禱之辭若與商周不相似然說者以是為功德之優劣固已近之然自墳典以來文字之變質者日以華醇者日以醨魯頌作於周之既衰宜不可與商周並觀也商周二頌皆用以告神明而魯頌乃用以為善頌善禱後世文人獻頌特效魯耳非商周之舊也

周頌

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

周公成洛邑在居攝之六年明堂位曰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夫所謂踐者謂履踐天子之位負斧扆南鄉而立攝行其政耳非居天子之位也召誥曰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又曰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此既成洛邑朝諸侯之實也洛誥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又曰惟周公誕保文武

受命惟七年此率以祀文王之實也由召誥言之則洛邑既成諸侯咸在周公率以朝之耳非周公特命之來朝也故止言書命庶殷不言朝也由洛誥言之則祀文王在七年乃成王即政之時非周公自舉此祭也故止言王在新邑不及周公也合詩書明堂位之說足以見周公居攝之得體也或者以孝經有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遂疑郊祀與明堂皆周公主之非也孝經之意

謂周公制作禮樂既為郊祀又為明堂皆周公之制作耳成王雖即政周公仍為相則禮行於成王而制定於周公何疑之有以是知周頌皆即政以後之事也

於烏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

於嘆也穆美也於乎美哉肅然清淨者文王之廟也不必指言象德盖文王之德清之一字不足以盡之

肅敬也雝和也言諸侯之助祭有和敬之德容以顯相其祀事也文王雝雝在宫肅肅在廟則詩人嘗以肅雝形容文王之德矣今助祭之諸侯皆能肅雝是知體文王之德者而濟濟多士凡執事廟中者亦曰能秉文王之德孰知其然哉以其駿疾奔走執事有恪知其不忘文王如將見之也是固足以配於文王在天之神矣書大傳曰周公升歌清廟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焉此所謂秉文之德者

也是豈不足以顯文王之德乎是豈不足以承文王之德乎其德之在人心久而無厭射蓋如此也周頌一章皆全用頌體

維天之命大泰平告文王也

言大平則即政之後庶事既定之時也

維天之命於烏同下穆不已於乎呼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前篇以於穆歎文王之廟此篇以於穆歎維天之命

則文王與天同德矣先儒言天命即天道也以其用言之則曰命造化之謂也易曰天行健此天命之不已也又曰君子以自彊不息此文王之不已也以天命言文王之德豈不甚顯乎然形容之所不能盡名之曰純蓋舉其大本而言之也中庸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言天之命曰不已言文王之德曰純蓋純亦不已之意也知純

之為不已則知文王矣知文王則知天矣文王之德如此有餘於德者也德有餘而後可以及人由成王言之曰假曰溢皆有餘之謂也物有餘則可假水有餘則必溢成王謂文王以有餘之德及於我是假我也是溢我也我當有以收之則可以無失矣駿大也惠順也篤厚也於己則大順我文王之所為於子孫則勉其益篤厚而不忘則可以收文王之遺澤矣由成王以下皆文王之曾孫也

維清奏象舞也

象文王之舞也武武王之舞也將舞象則歌維清故序曰奏象舞也將舞武則歌武故序曰奏大武也左氏曰象箾南籥蓋文舞也則有管籥祭統曰下而管象是也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維周之禎

清而緝熙者文王之典也清以言其清明也緝以言其可續也熙以言其廣也曰典則法度禮樂皆是也

精意以享曰禋周官大宗伯定為祀昊天上帝之名蓋取精意以享帝也肇禋謂文王始祀於明堂以配上帝也周家自后稷肇祀至成周則郊祀配天矣文王之典既有成於是又始配上帝此周之禎祥也謂皆祖宗積累遂有此祥也詩人頌商亦曰長發其祥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書曰作善降之百祥其是之謂乎

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

周公居攝七年退而復辟成王於是即政蓋成王即位久矣幼弱不能治王事故周公攝之然則周公攝其政非攝其位也諸侯助祭即洛誥所謂王在新邑烝祭歲之時也

烈文辟公錫兹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兹戎功繼序其皇之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烈言其功文言其德烈文猶言文武維后也辟公百

辟之君也百辟之君固有爵爲三公者矣例以辟公命之舉其爵之尊以寵之也成王呼辟公而謂之曰祖宗錫此祉福惠我君臣以無疆之休子孫固當永保而勿失也所謂永保勿失者安在哉崇尊也戎汝也皇大也爾能無自封以專利無侈靡以傷財維天子之是尊則我亦當念汝之功使繼爾之序者益大矣於是又戒之以用人戒之以務德能用人則彊四方無不從其令矣能務德則顯百辟無不法其行矣

終又歎之曰誠能如是則前王之神在天亦不忘爾又將降之福也此之謂永保勿失之道

天作祀先王先公也

周官司服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則鷩冕則分為二祀矣而天作合為一何也意天作亦即政之初祀因美岐山而思大王文王爾是時制作猶未備也故合而祭之

天作高山大泰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

夷之行𤰞子孫保之

以岐為髙山又以為天作皆美大之辭也作治也荒奄也太王治岐山而奄有之矣文王從而安之言無所改作第與民休息而已今文王既徃矣而岐有夷易之行子孫當保而勿失也此成王自勉之辭所謂夷易之行蓋指文王不長夏以革之事也

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

孝經言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

帝聖人之言如此而周頌既有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我將祀文王於明堂又有思文后稷配天之詩說者遂以昊天有成命為禘嚳以思文為郊稷且禘其祖之所自出不可謂之郊明矣詩樂章也郊祀雖以后稷配而昊天有成命則為天地之樂章思文則為后稷之樂章禮則然矣何疑之有先儒引是詩為合祭天地之實至今用之孰謂詩序不可信哉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又密

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先儒以成王不敢康噫嘻成王為成王誦是以此詩與噫嘻為成王以後之詩也以不顯成康為成王康王是以執競為康王以後之詩也義亦可通然周頌諸詩作於成王之時有序為可據而國語又以時邁思文二詩為周文公之頌則成王即政之後周公制禮作樂庶事大備不應無郊祀天地祈穀上帝與祀武王之詩今姑存舊說二后文武也謂文武所以受

天成命者以其成王業而不敢康寧夙夜憂勤於寛宥静密之地以為受命之基也昊天之有成命由文武之能成王業耳而文武憂勤於寛宥静密之地人未必知之惟天地神祇實知之也於歎辭也緝續也熈廣也單盡也肆遂也靖安也成王既歎其王業思有以續而廣之亦在於盡其心遂安其業而後可也以是告於天地則成王於二后憂勤已成之業必知持守之道矣

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

明堂王者之堂也其制始於黃帝之合宮有虞謂之總章夏謂之世室商謂之重屋周謂之明堂以為聽政之所耳祀文王於此則周公為之也周公制作禮樂以為周之王業始於后稷成於文王思所以報之既於郊祀以后稷配天矣文王獨可遺哉於是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焉此周公以義起之也先儒謂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以祖配之以冬

至氣之始也萬物成形於帝而人成形於父故季秋享帝而以父配之以季秋物成之時也又曰天即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配稷於郊亦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配文王於明堂亦以親文王也尊尊親親周道備矣又曰月令季秋大饗帝此秦世之書周法必不然也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𩚨文王既右饗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

時保之

詩人道成王之意謂我之所將奉而享獻者維牛羊而已天其右助我乎其之為言不敢必之辭也特牛羊而祈天之助固不可必所可必者賴有文王耳我今於文王法度禮樂之典儀以則之式以象之刑以法之使四方日臻於安靖天巳嘗降嘏於文王而右助之歆饗之矣我又早夜以思嚴畏天威如此則庶幾可以保天命耳既以文王配故其所告之辭惟文

王之是賴已則加畏敬焉旣以推尊文王亦以自勉非周公不能為此詩也

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

左氏傳謂昔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則以此詩為作於武王時也國語稱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則此詩乃周公所作也傳記異同當以經為據書周官篇曰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此成周十二年一

巡守之制也武王克商天下未寧而崩固未暇及巡守之事左氏傳所載豈見武王有倒載干戈之事遂誤引此詩邪以書為據則為成王巡守明矣其告祭柴望則用有虞氏故事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五月南巡守如岱禮八月西巡守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如西禮柴謂燔柴祭天以告至也望謂境内山川如其秩次望而祭之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側立干戈載櫜羔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邁行也震動也右序有助而相次不絕之意震疊有懼而疊足來歸之意懷來也柔順也戢聚也櫜韜也時夏中國也謂成王以時巡行邦國始曰昊天其子我乎雖有不敢必之意既而曰天實助我有周相次

序而不絶矣不然何以薄言震動之而諸侯莫不震疊而歸周也何以告祭柴望而百神莫不懷來柔順也川之大也有如河山之高也有如嶽亦皆受職無災祥之變信我周王得為君之道矣是固足以明昭我有周能用法以次序在位之諸侯而大明黜陟之典無不如意則兵可以無用矣於是聚其干戈韜其弓矢乃求文德之事肆陳於中國信王者能保周之王業也

執競祀武王也

詩序直言祀武王則宗廟祀武王之樂章也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紀覲其明鍾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競彊也皇大也武王執自彊之心以成莫彊之烈豈不顯其成此安民之功故上天所以益大周家之王業使武王奄覆四方之國而有之斤斤然明而能斷

此其所以爲莫彊之烈也武王有是莫彊之烈故其廟樂之聲音與降福於子孫者亦皆象之鍾鼓則喤喤然聲之揚也磬筦則將將然音之集也穰穰則降福之衆也簡簡則降福之大也主祭者旣威儀反復而無怠容則旣飲酒而醉飽福禄亦反復而未艾也

思文后稷配天也

此后稷配天之樂章國語以爲周文公之頌必有所據然國語第能言時邁思文二詩爲周公之作若以

孔子之言參之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皆出於周公則昊天有成命我將思文皆一時之事周公既作思文則二詩作於周公何疑之有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烝之丞切 牟如字

詩人凡言思字在上則當為思慮思字在下則多為語辭思文與思齊同謂思昔之有文德如后稷者能

配彼天之大豈可忘哉后稷之德在於天下者以教民稼穡爲之本也凡堯舜之相授受所謂允執其中者即五典之所陳謂之常道者是也是中也人性之所固有故曰爾極所謂常性是也堯舜執是中以在上賴后稷教民稼穡使人無艱食不至於救死不贍然後能立於爾極而常道可行也故執中於上者堯舜也使烝民立於中以養其常性者后稷之德也故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然而必以文之一字以形容

其德者蓋古人以文為德之盛如書稱堯曰欽明文思稱舜曰濬哲文明后稷之文得堯舜之一端亦以助堯舜立民於中故也周公於是又推原后稷所以能立民於中者蓋始於遺我民以來牟之種謂天命我以此嘉種以徧養下民民既得其養無此疆爾界之殊則堯舜之常道可以陳於中國矣蓋堯舜之常道即民常性之所有也惟民能立于極以養其性而後常道可行非周公不能知此也然周公論后稷之

養民特取於來牟者何哉廣雅曰來小麥也牟大麥也是二物者種於稼穡之後熟於稼穡之先能補斯民之艱食者莫急於此是以聖人重之曰此出於天命也彼有謂赤烏銜之而至者非也春官鍾師注云肆夏時夏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以為九夏之三

臣工諸侯助祭遣於廟也

諸侯助祭始畢即於廟而遣之亦以維莫之春農事不可緩也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之力爾成來咨來茹如預嗟嗟保介維莫暮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餘於烏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許乙用康年命我衆人庤持恥乃錢子踐鎛博奄觀銍珍栗艾刈

嗟嘆以命之重其事而勞苦之也臣工諸侯之羣臣也保介諸侯之侍御也命臣工以王事命保介以民事命以王事則曰爾之在公當敬其事王既分釐以成法有所不知則來咨謀以茹度之命以民事則曰

今已暮春矣何所求哉當知民事不可緩孰為一歲之新田孰為三歲之畬田言當別其田之所宜而使之播種也保介在臣工之下乃介而侍者也月令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說者謂保介為車右衣甲持兵者此天子之侍御也諸侯之助祭亦必有羣臣侍御故王者尊諸侯不欲直戒其身故戒其羣臣侍御以警切之然民事不以命臣工而以命保介何也蓋保介既衣甲持兵則卒伍之中選為侍

御者也古者兵出於農新畬之辨固保介之所有事也於是歎美我周家后稷能體上帝養民之意以來牟之種教民播殖既已大受其明命以昭顯上帝之意於天下所以迄成豐年之效爾之歸當命我庶民儲庤其治田之器奄忽之間即見用刈穫之器矣周雖用建子爲正至於朝聘祀享猶用夏正祭用仲月則春祠在建卯之月祭畢而歸春已向暮矣來牟當夏而熟暮春將熟之時故因言暮春而思來年亦以

暮春民間舊穀已盡新穀未殖所賴來年以補民食之闕故尤為可美也詩人以來年為大受明命之本所以推尊后稷教民之功且以見周家以農事開國也錢銚也鎛鎒也二者治田之器也銍鎌也刈穫之器也管子曰一農之事必有一銍一鎒一銚然後成農則知是三器農之不可闕者也

噫嘻

噫嘻於其春夏祈穀于上帝也

月令孟春祈穀于上帝仲夏大雩帝以祈穀實此詩

春夏皆歌之也說者謂龍見而雩當在孟夏疑月令錯置於仲夏非也左傳稱啓蟄而郊龍見而雩謂龍見之後乃可雩耳龍見於孟夏雩於仲夏於理可通不必疑也

噫嘻成王既昭假格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峻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噫嘻歎辭也昭著也假至也歎周之成王業本於農事既足以昭假于天而受天明命矣我今當親率農夫

以播種其百穀示不敢忘本也親率農夫似為籍田張本至祈社稷遂行之也爾農夫宜大發其私田終三十里之廣無不服田力穡將見萬人皆耦而耕矣案周禮凡治野田夫間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此萬夫之地方三十三里有餘此言三十里舉成數也上之告民則先其私故曰駿發爾私下之奉上則先其公故曰雨我公田周人以諱事神此詩發字與雝詩昌字乃不諱文武何也或曰

周之所諱不以其名號之耳不遂廢其文也竊謂舜禹盤庚皆名也而書不以為諱是周之前無諱之説也至書稱元孫某則諱之始也然不指其人則亦不諱如穆王名滿後有王孫滿襄王名鄭後有衛侯鄭匡王名班春秋書曹伯班簡王名夷春秋書晉夷吾若此之類豈所謂臨文不諱歟

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

二王夏商也其後杞宋之君也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在彼無惡在此無斁亦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振羣飛貌西雝西郊之澤也詩人以振鷺之飛喻二王之後有容儀如此故曰我客戾止亦有斯容二王之後於周為客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在彼謂居其國無有怨惡故曰無惡在此謂來助祭無有厭倦故曰無斁以容儀之美知其無厭倦也終則勉之曰庶幾於夙夜之間持此無惡無斁而不變則永保令

名於終矣

豐年秋冬報也

説者謂噫嘻祈於春夏豐年報於秋冬是一體之詩祈曰上帝而報不言上帝省文耳竊嘗考之祀典上帝則有祈而無報尊之而不敢瀆也社稷則有祈而有報矣豐年之詩或以為秋嘗冬烝則用於宗廟或以為季秋大饗則用於明堂或以為秋祭四方冬祭八蜡則用於羣祀既無所考證必居一於此矣惟序

不言上帝未敢必以為省文要之為報祭之樂章也

豐年多黍多稌（杜）亦有高廩（力錦）萬億及秭（咨履）為酒為醴（禮）烝畀（必寐）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案職方氏雍冀之地高燥其穀宜黍荊揚之地下濕其穀宜稻稌即稻也今豐年風雨節寒暑時故利高燥而寒者利下濕而暑者各得其宜所以多也高廩毛氏以為藏穗而地官廩人說者則以為藏米曰廩案明堂位有米廩則廩兼穗與米皆可藏也毛氏謂

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黄帝筭法十百為千十千為萬十萬為億十億為兆十兆為京十京為垓十垓為秭皆言其多也使我國家得以為酒為醴烝進與祖妣以百禮則無不備以降福則無不及者皆天地之賜也

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

成王至是治定功成制禮作樂以為皆祖之德也故於樂之始作歌是詩合乎祖而告之合者祫也夫禮

有郊有禘有祫有時天子兼用之諸侯有祫無禘有時無郊春秋書有事于大廟時祭也大事于大廟者祫祭也其書郊書禘皆書其僭也故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周之禘大祖則見於雝故有瞽之合乎祖為祫明矣鄭氏謂禘大於時小於祫王肅馬融謂祫小於禘以頌考之有瞽止言祖而雝言大祖則禘大於祫可知也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田縣鼓

鞉桃磬柷𢁴圉魚古既備乃奏簫管備舉喤喤橫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瞽矇也以瞽為樂官貴其聽之專也有瞽有瞽則非一人周官所謂上瞽中瞽下瞽是也在庭則作樂也設業者以版飾栒也設虡者所以植也崇牙者業之上齒也樹羽者所以飾也應小鼙也田大鼓也縣鼓者周制始縣之也明堂位曰夏后氏足鼓殷人楹鼓周人縣鼓鞉則搖之磬則擊之柷以起之圉以止之

既備其器乃奏其音而編竹之簫横竹之管亦皆備舉其聲喤喤然而揚審而聽之知其肅而能雝故謂之和鳴也蓋肅近於不和肅而能雝則和矣宜先祖是聽而降格也我客指二王後也樂作之始而我客適戾至遂得觀我周樂之成蓋詩人以我客觀樂為周之盛也夔樂九成亦以虞賓在位為盛亦此類也

鄭氏謂田當作朄胤小鼓在大鼓旁應鞞之屬孔氏謂經傳皆無田鼓而太師職云令奏鼓朄注云為大

鼓先引故知田當作棟姑存之

潛在廟季冬薦魚春獻鮪也

月令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說者謂此時魚潔美周禮庖人冬行鱻羽膳膏羶說者謂魚水涸而性定至季冬魚始肥美此季冬薦魚之實也月令季春薦鮪于寢廟說者謂進時美物周禮𩽾人春薦王鮪說者謂王鮪鮪之大者此春獻鮪之實也季冬衆魚皆可薦以其肥美也季春所獻惟

鮪而已以其始來也一詩二用與春夏祈秋冬報同也

猗於宜與余漆沮潛有多魚有鱣張連有鮪鰷條鱨鰋偃鯉

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猗與歎其盛也漆沮岐周之二水也魚喜潛故取者必求之深毛氏曰潛槮也爾雅釋器因是有槮謂之潛之說謂積柴於水中姑存之鱣鮪之大鰷鱨之長鰋形似偃鯉之形俯舉其類之多皆可以薦享者亦

形容萬物盛多之意也以是備物以享祀則神助我以大福所以報也

雝禘大泰祖也

周以后稷為大祖祭法曰周人禘嚳此曰禘大祖何也曰禘其祖之所自出則嚳也以其祖配之則后稷也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禘行於宗廟嚳既無廟故舉其配而言之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惠維辟壁公天子穆穆於烏薦

廣牡相予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祐烈考亦右文母

其來也雝雝而和其止也肅肅而敬此合辟公天子而言之也助祭者則述其顯相之勞主祭者則狀其容儀之美此分辟公天子而言之也歎其所薦之大牡以助天子之祀事此指執事之人言之也主祭者助祭者執事者皆得於禮成王謂禘祀之成豈能自

致此哉於是歸功於皇考武王曰大哉皇考有以安我孝子使我君臣盡道為臣有宣哲之才為君有文武之德上則安及於皇天而天命益固下則昌大於厥後而子孫益蕃中則安我以壽考而助以多福原其餘慶如此非特皇考私於我也蓋以助烈考文王與文母大姒之餘慶使之彌遠而不替耳文武同建王業而武王實有天下故歸功於武王者為特詳然文王以其德而大姒之德配文王故稱文王之德不

敢遺大姒武王以其功而武王之功則一身所自致故特稱皇考焉文武功德俱盛他詩既言文王之德之純此詩則稱爲烈考他詩既言武王無競維烈此詩則稱爲皇考亦互見耳

載見贒遍下同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

始見于武王廟與率以祀文王同時之事其義一也

烈文言成王即政諸侯助祭則助祭樂章也清廟則文王廟之樂章載見則武王廟之樂章何必疑爲未

即政之時邪

載見辟壁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零央央鞗條革有鶬七羊休有烈光率見昭佋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祜户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古雅

載始也辟王猶言君王以其能行法以治人故謂之辟王也諸侯始見謂成王初即政也始見則欲求其法度而謹守之令也交龍之旂則陽陽而明和鸞之

鈴則央央而中節鞗首之條革又鶬然而有金飾則法度之見於儀物者為甚休美旣足以顯其功而有光矣以如是之儀物率我以見昭考而行其孝享固足以得昭考之助以眉壽而永保其業也然王者不欲專享又思大其多祜以均及於有功有德之辟公必欲安然並受其福使我得續廣其純嘏也葢福專於已不若均以及人為純一而無窮耳說者曰廟制太祖居中左昭右穆周廟文王當穆武王當昭故康

誥稱穆考文王而此詩及訪落皆謂武王為昭考也

有客微子來見賢遍祖廟也

書序曰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故於其始來見于周之祖廟作是頌以歌之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序七敦雕琢陟角其旅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縶陟立以縶其馬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微子之命曰作賔于王家故謂之有客也不美其德

而稱其所乘之馬所從之旅尊之也亦詩人美刺之義也稱亦白其馬蓋微子商王之元子商尚白與代猶秉其所尚與常服黼冔之意同也萋且有威儀貌小雅曰萋兮斐兮說者謂文章相錯蓋徒旅之威儀有文章之可觀由微子雕琢而成之謂選擇教飭之有素也一宿曰宿再宿曰信宿宿信信示周家欲留之意也既欲留之故言授之縶以縶其馬使不能去也既去亦薄言追送之使其左右之徒御皆得其安

也始馬美之不言微子而言其乘馬與徒旅中焉留之亦不言微子而言其馬與左右皆尊之也卒章言及威福蓋戒之也威福猶言賞罰天道福善禍淫王者體天而行賞罰使淫人懼焉善人怙焉前日武庚可謂淫矣既有罰以威之今日微子之賢安得不降福孔易也此正得命微子代商後之本意

武奏大武也

凡樂舞之名加以大字皆言其功也故曰其功大者

其樂備成王作樂象武王之功謂之大武宜矣

於烏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於葛劉如字耆

於歎辭也皇美也遏止也劉殺也成王歎美武王所以能成莫彊之功者信乎有文徳之文王能開其端以成其後之人也文王既以文開先武王繼以武受之所以能勝商而止其殺也耆老也記曰武王九十三而終説者謂在克商六年之後則克商之年武王

已八十七矣武王既已耆年而後定克商之功以文王用文德開先武王不忍遽變故緩之書有五年須暇之說謂服喪三年還師二年然則武王所以成功不急於用武矣惟其不急於用武所以能以殺止殺也

閔予小子嗣王朝廟也

太平而後頌聲作周頌三十一篇分為三卷上二卷二十篇説者固皆以為成王之詩獨時邁一篇以為

武王竊嘗考武王克商天下未寧而終何暇及巡守之事亦未可謂之太平何有頌聲意其為成周十二年一巡守之詩也至下卷十一篇其閔予小子訪落敬之小毖四篇序皆言嗣王亦一時之作也而閔予小子之朝於廟訪落之謀於廟說者乃以為未即政之時且既未即政安有朝廟之事廟事之謀況與太平而後頌聲作之說不相應意其皆即政之後與上二卷無異自稱小子皆為謙辭所言嬛嬛在疚亦追

道前日事非初免喪而哀未忘也其餘七篇如祈報社稷與繹賓尸告成大武四篇以為成王固無可疑者而桓講武類禡賚大封於廟諸儒又以為作於武王之時且桓有桓桓武王之語豈武王自譽以為桓桓形於頌詩邪由是言之二詩亦作於成王追道武王之志及大封之事耳且般正與時邁同時邁則用於告祭柴望般則用於祀四嶽河海固一時之事也左氏傳武王克商作頌之説乃以為楚莊王之言豈

荆楚之地簡編雜亂不足為證邪以時邁為武王猶可以致疑於學者以武為武王則學者灼然知其妄舞者宗廟象功之樂武王在位豈自作大武將何所施耶況其詩曰於皇武王以為武王自言可乎又以賚詩為武之三桓詩為武之六詩三百篇定於聖人之手今乃合三篇為一學者自知所去取矣姑論之以袪含經信傳者之惑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其救在疚於烏下同乎呼下同皇

考永世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閔自傷之辭也不造猶言無所成也嬛嬛在疚追念前日遭周家之不造謂遭管蔡之變親如周公且出而避嫌是嬛嬛然孤立如在病中也於是歎美皇考武王永世之道以能盡其繼述之孝也武王所以為善繼善述者以能思念皇祖文王一陟一降皆直而明謂無邪曲而明白也庭猶庭然言直而明也止語

辭也維我小子早夜之間敬其所止而不敢忽者亦在是也蓋武王以念皇祖為孝而成王亦以敬皇考為孝於是再歎美武王盡皇王之道我當繼其序思其行而不忘也

訪落嗣王謀於廟也

成王初即政朝於廟而稽謀於衆所謂謀其始也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五將予就之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乃紹庭上下陟降

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訪謀也落始也成王始之所謀安在哉率循武王而已於是自歎其身初歷艱難未有艾盡之期也將予就之謂將成其事也將成之事繼猶判分渙散而失之況其他未有可成之期者乎蓋以我小子未堪任周家多難之事故至此也既閔巳之未堪又念武王能繼文王直而明之道于上下一陟一降於厥家皆不敢違皇考可謂美矣可謂能保其身而無過明其

身而無蔽矣歎皇考之能所以深閔己之不能也

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

成王既謀於衆故羣臣進戒以對揚之也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以致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弼時仔茲肩古賢示我顯德行下孟

敬之敬之言敬而又敬也思語辭也士猶事也歎天道之甚明而命不易保也無以天高高在上去人為

甚遠凡一陟一降之事常若天日監於此也維予小子設成王荅羣臣之言也不聰猶言無所聞也佛訓弼猶言拂也時訓是猶言此也仔訓克猶言能也肩訓任猶言荷也人臣惟不專於順上之所欲是能負荷君之事也謂予小子雖未聞敬天之道當内求之己外求之人也内求之己謂勉彊學問使日有所成月有所進以緝續熙廣其聞見則亦至乎光明矣外求之人謂賴羣臣之輔拂能負荷我之事示我以顯

然易行之德行也羣臣以敬天而進戒而又設為成
王之言以未聞敬天之道欲求之學問求之輔弼可
謂善誘其君矣佛與孟子法家拂士同意
小毖祕同下嗣王求助也
羣臣既以敬天進戒故成王悟而求助毖謹也名以
小毖蓋毖之於小猶謀之於始也然則閔予小子以
下四篇序皆稱嗣王真一體之詩蓋既朝于廟則謀
于廟既謀之則臣乃進戒既戒之則君乃求助其次

序如此而謂二篇為未即政可乎

予其懲升直而毖後患莫予荓經普蜂自求辛螫釋摩允彼桃蟲拚燔翻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

懲者懲其既往毖者毖其將來成王懲始信二叔之流言而疑周公幾喪王室故毖其後來之患雖小而不可忽也蜂與桃蟲皆小物也故以為喻荓使也蜂蠆有毒何可使也使之是自求螫毒耳蜂螫人必辛故曰辛螫桃蟲鷦也信桃蟲為小矣而終能為鵰是

始小而終大也拚猶翻也始以爲小終則翻然而飛
故曰拚飛維鳥先儒謂猶言先爲鼠後爲虎先爲蟻
後爲鷹不必謂桃蟲化爲鳥此義尤長蓼之味辛予
旣未堪周家多難之事則予身又將萃于辛矣此所
謂毖後患也
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
月令天子躬耕帝籍在孟春擇元日命民社在仲春
此詩之序言籍田而祈社稷豈籍田與祈社稷皆歌

此詩如春夏祈穀同歌噫嘻之類歟或曰王為羣姓立社曰泰社自為立社曰王社社意以為仲春命民社乃泰社也王社社之禮或行於籍田之時未可知也

載芟載柞（側伯）其耕澤澤（釋）千耦（五口）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有嗿（勃感）其饁（于輒）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有略其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戶南）斯活驛驛（亦）其達有厭（於豔下同）其傑厭厭其苗緜緜其麃（表嬌）載穫濟濟有實其積（子賜）萬億及秭（姊）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

洽百禮有飶^蒲即^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玆

載始也徂往也侯維也傳曰如農夫之務去草芟夷薀崇之此除草謂之芟也秋官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此除木謂之柞也澤澤始耕土解散之狀也千耦其耘去草木者衆也畛田畔之路也隰畛外之地也主家長也伯長子也亞仲子也旅子弟也彊民之有餘力來助者地官遂人曰以彊予任甿以閑民轉移

執事者春秋傳曰凡師能左右曰以自侯主以下言民之樂趨於農役無小無大皆在田間也噴者衆人飲食之聲也婦人行饁為夫者則媚其婦為婦者則依其夫言交相慰勞也略利也俶始也耜既利而始田事也南畝者田以向陽為善也人既勤器既利田既善於是播殖百穀之種皆函氣而生也驛以通達為義驛驛其達言其種之萌牙通達出地也厭以饜足為義有厭其傑言其氣之饜足傑然而秀也視其

苗則饜足而不瘠視其麃則緜緜而相續古字多相通麃疑穮字據字書穮稻秀出者今田家言禾穗始出必曰放穮葢本諸此載穫濟濟則旣熟而刈穫濟濟而衆故有實之可積也萬億及秭言其多也始則為酒醴而進祖妣終則百禮無不備以見其有餘用也說文曰飶食之香有飶言其饌也楚辭曰奠桂酒兮椒漿有椒言其酒也饗賔客養耆老皆用酒食以食為邦家之光以酒為胡考之寧互言之也古文多

有此體或曰大亨以養聖賢故為邦家之光酌大斗以祈黄耇故致胡考之寧義亦通卒章謂非苟且非今日始為此禮舉古以來皆如此也儀禮士冠禮曰永受胡福釋者曰胡猶遐也左氏傳曰雖及胡耇釋者曰元老之稱也與毛氏胡壽之義同說文曰胡牛頷垂也又老狼亦垂胡今老者或有此狀疑詩人取諸此諺曰眉毫不如耳毫耳毫不如項縚胡豈項縚乎

良耜秋報社稷也

凡秋祀皆報也故秋祀社稷所以報豐年之賜也

畟畟楚側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饟伊黍其笠伊糾居黝其鎛博斯趙徒了以薅呼毛荼徒下同蓼了下同荼蓼朽止黍稷茂止穫之挃挃珍栗積子賜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毗志如櫛側瑟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犉如純牡有捄虯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

畟畟猶測測耜入地之貌于耜爲治田事之始故曰俶載南畝播殖百穀之種皆函氣而發生與載芟同義或來瞻女謂田畯來視耕也載筐及筥盛饁之器也饟具也其饟伊黍謂饁之具用黍也糾繚也言農夫田間所用之草笠以繩繚而成也鎛耘田之器也趙刺也斯趙言以鎛刺地也薅拔去田草也荼蓼水陸之穢草也穢草朽敗則黍稷茂遂人力之所致也穫之挃挃刈而有聲也積之栗栗實而堅栗也其崇

高如墉其相比如櫛皆言積之多也其積既多遂開
百室以納之百室既盈則農功畢而婦子寧矣葢農
功未畢則婦子皆在田閒不遑寧處也殺時犉牡謂
一色之壯牲也有捄其角所謂社稷之牛角尺也然
則為王社之報祭明矣以嗣以續謂興來歲繼往歲
續古之人庶幾不替其先矣
絲衣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
商曰肜周曰繹皆謂祭之明日復祭之也復祭之義

蓋以賔尸此周之舊也其後禮家分天子諸侯曰繹以祭明日卿大夫曰賔尸與祭同日高子不必為齊人言小弁之詩者古人名字同者多矣幸而附見於經必以傳記所載之人一槩非之豈得為通論況周以農事而開國而靈星左角為天田則農祥也農祥見而祭之又從而繹之則周蓋以為重祀矣高子慮後世不知為靈星之尸故於序明言之後之傳授者存於經而莫敢廢豈為虛言哉漢高帝去周未遠當

庶事草創之時獨詔天下立靈星祠疑得周之遺意也

絲衣其紑孚浮載弁俅俅求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乃代鼎及鼒兹兕觥其觩旨酒思柔不吳話不敖胡考之休

此詩為賓尸而作所言皆述祭之得禮也絲衣祭服也紑潔鮮也弁爵弁也俅俅恭順也此言衣冠之得禮也堂堂上也基門塾之基也此言升降之得禮也羊小牲也牛大牲也此言犧牲之得禮也鼐大鼎也

鼒小鼎也此言器用之得禮也及旣祭而飲福徒設
兕觵之罰爵亦觩然虛設而不用以與祭者皆得禮
雖飲以旨酒其容柔以和不吳無諠譁者不敖無倨
慢者胡考壽考之人也指為尸者而言謂皆尸之休
美足以及人者如此以弁為爵弁者蓋士冠禮爵弁
服純衣說者謂爵弁赤而微黑如爵之首色純衣絲
衣也其餘有冠弁韋弁皮弁皆不以絲為衣然弁士
服也或謂繹禮輕使士或謂退尸有漸言絲衣言弁

已是不晃服也

酌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

成王作大武之舞以象武王之功其成也又為詩以告焉名其樂章曰酌豈無其義哉序詩者發之曰言能酌先祖文王之道以養天下謂武王至耆年方定伐商之功前此皆遵守先志養之以晦所謂酌文王之道以養人者正以未肯輕用兵故也書曰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

此丕丕基謂武王率循文王敉寧天下之功雖不敢替其用武之義德而能謀從其寬容之德所以並受此至大之基業夫敉寧之功寬容之德所謂文王養人之道也序詩者之言與書立政之言合可謂深得武王之用心且以著其名酌之義詎可輕廢哉由成王言之故以文王為先祖

於鑠舒灼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蹻蹻居表王之造才老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

於歎辭也鑠盛也歎武王之師若是其盛而能遵文王養天下之道與時俱晦也夫文王以紂在上故終身自晦其迹以養天下之人今武王又能遵之故詩人歎美之也純大也熙廣也至武王末年既大而且廣之時也是用大致天下之助為克商之舉龍寵榮也造成功也我成王寵受其蹻蹻以成王天下之造又用是有以承嗣其業原其所自實賴武王之武功本於至公足以允衆故也使武王用兵出於私意則

不足以取信於人成王何所恃以嗣其業也

桓講武類禡馬嫁也桓武志也

講武而類于上帝禡于所征之地皆師祭也此為武王伐商之事明矣然是時有其事而無其詩以頌聲未作故也至成王制禮作樂於是作此詩以歌其事亦以告於武王序詩者謂之武志蓋發明武王講武類禡之時其志已欲保厥士而用四方定厥家而昭于天後果能如其志可謂善得詩人之旨也

綏萬邦屢力注豐年天命匪解懈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烏昭于天皇以間之

成王謂我今日所以能撫綏萬邦且屢獲豐年足以見上天之命我有周可謂匪懈矣何以得此哉蓋由桓桓然有威武之武王保有熊羆虎賁之士使三千人惟一心故能用四方諸侯之力以定我周家之王業也於是遂歎美武王既有以昭格于天可謂能盡皇王之道代商而有天下也大雅以武王為皇王蓋

有天下之稱也毛氏訓間為代蓋本之書多方曰天降時喪有邦間之説者謂使有國聖人代之然則此詩所陳成王享其效武王有其志非序詩者不能知之信詩序之有功於詩也

賚（來代下同）大封於廟也賚序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

左氏傳載成鱄之言曰昔武王克商封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成鱄以兄弟姬姓為言特明其親睦耳既謂之大封則唯善

所在親疎一也是以列爵惟五分土惟三見於武成將帥之士使為諸侯見於樂記則大封於廟之實也然以頌聲未作故其詩闕焉至成王制作遂歌其事於武王之廟序詩者發明詩人以賚名篇之意謂賚所以錫予善人乃與論語周有大賚善人是富之言合誰謂詩序不可信哉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亦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乎繹思

凡詩人歌是人之事多假是人之言此詩旣歌武王大封於廟故假武王以為辭武王若曰文王旣以憂勤基王業我當受之矣可不敷陳是事而尋繹之乎所尋繹者何求善人為諸侯以自衛是也我自今以往唯知求善人以定王業耳此是周家受命之事於是又歎曰所當尋繹思止字思字皆語辭也詩人以求善人定王業為有周受命之事正得孔子周有大賚善人是富之意蓋堯曰一篇首陳帝王受命之大

旨於堯舜禹則皆取其執中於湯則取其罪已於武王則取其用善人然則賚詩之義序詩者一言盡之矣

般薄寒巡守及手而祀四嶽河海也

以般名篇序詩者茍無其說學者無所考信或以般為樂或以般為遊皆非王者巡守之本意竊謂巡守則跋涉山川故取般為義異乎所謂樂與遊也

於烏皇時周陟其高山墮土果山喬嶽允猶翕許及河敷天

之下裒蒲侯時之對時周之命

於歎辭也皇美也歎美是周家爲巡守之舉也武成言武王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乃因行師而祭且告于皇天后土不可謂告祭柴望所過名山大川不可謂祀四嶽河海皆非巡守之事況武王既未及巡守是時始伐商亦不應有頌也然則時邁般二詩爲成王明矣詩人歎美成王巡守不憚於陟其高山雖狹而長謂之隨山高而大謂之喬嶽

蓋無不歷焉允信也猶道也翕合也信其衆河所經之道合于大河無不至焉可謂跋涉山川矣故謂之般也成王之跋涉果何所事哉因巡守而賴百神之助故於敷天之下凡山川之神有功於民者皆裒集於是而為祀事以對荅其賜四嶽河海特舉其大而言之耳曰時周之命者詩人以為此是周受命之事不可廢也周頌言時周之命者再其一賚也其一般也意謂周之受命明則賴善人之助幽則賴百神之

助故申言之

乾隆御覽之寶

詩補傳卷二十六